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旅俄日记

蔡运辰 著

066

上海书店出版社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旅俄日记

蔡运辰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俄日记 / 蔡运辰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6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ISBN 7-80622-604-4

I. 旅... II. 蔡... III. 中东路事件 (1929) — 掌故
IV. K263.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1999) 第57124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旅俄日记

蔡运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625 字数110千字

2000年6月第一版 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22-604-4/K·105

定价: 9.80元

出版说明

《旅俄日记》，蔡运辰著。该书从个人亲历见闻角度，为观照中东路战争后中苏关系由绝交到复交的过程，提供了参考资料。

中东路战争，亦称中东路事件，起因于中国和苏联在共同管理中东铁路上的利益冲突，发展至1929年7月中国东北地方当局采取强硬处置后，苏联宣布对华断交。其后，中苏边境局势日益紧张，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进而升级到局部战争的规模。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南京政府不得已而寻求与苏联直接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12月16日，南京政府代表蔡运升和苏联政府代表司曼诺夫斯基在伯力举行会议。22日，双方签署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该协议以恢复冲突发生前中东路的原状为要点，其他争议及两国复交等问题留待中苏会议解决，并约定中苏会议于1930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

由于中国爆发新军阀中原大战的内部因素及苏方的延宕，约定中的中苏莫斯科会议日期一改再改。1930年5月1日，南京政府全权代表、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莫德惠率中国代表团自哈尔滨启程，9日抵达莫斯科，11日访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及中苏会议之苏方全权代表喀拉罕（加拉罕），非正式商榷会议程序问题，由此揭开了中苏会议的帷幕。本书著者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经历了这场费时近2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全部过程，其后

又陪莫德惠赴意大利治病并仍返莫斯科居住,直到 1932 年 12 月中苏代表互换照会正式复交后,始由外交部召回,于 1933 年春天回国。扣除其间回国休假数月,总计出使时间近 3 年。这部日记,基本上排日记载 1930 年 5 月至 1933 年 4 月间使团和个人的活动,尽管限于国际外交惯例,涉及双方折冲樽俎的原始记述有限,但以时间脉络清晰论,犹可资相关专题的认识、研究和考辨。更难得的是,该日记及公开发表时所附之《俄京旅话》,凡华侨在苏生活境遇、沙俄历次侵华战争中掠夺之中国文物在苏的聚散、中东路战争中华军俘虏的状况等,皆有涉及;而有关当时苏联社会各方面的考察与见闻,更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均有参考作用。至于因著者立场和认识上的限制而产生的一些观点问题,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本书据 1933 年 6 月天津大公报社初版本进行整理并加新式标点,原书所附图片及若干纯属宣传的文字则予删略。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三月

目 录

旅俄日记

自序·····	1
1930 年 5 月至 12 月·····	2
1931 年 1 月至 12 月·····	33
1932 年 1 月至 12 月·····	56
1933 年 1 月至 4 月·····	90

俄京旅话

入境及出境·····	101
币制·····	102
旅馆·····	103
车马·····	104
食用·····	104
居住·····	106
天时·····	107
贵重物品·····	107
小市·····	107
男女关系·····	108
报纸·····	109
华侨之情形·····	109

戏院暨电影院	113
赛马场	113
体育场	114
公共住宅	114
平民食堂	114
包特金医院	115
工人大学	115
莫斯科大学	116
七年学校	116
格卢霍夫纺织工厂	116
阿穆汽车工厂	117
锤镰铁工厂	117
电业制造厂	117
布而色维卡制衣厂	117
爱立米他司公园	118
索戈尔尼基公园	118
文化公园	118
水池子公园	118
亚历山大公园	119
伯丹尼克公园	119
松林公园	119
阿克瓦利母公园	120
皇后村	120
廊尔基	120
巴高尔斯基公园	120
笃林恰果夫博物馆	120
美术博物馆	121
民族博物馆	121

油画院	121
达尔文博物馆	121
历史博物馆	121
列宁博物馆	122
革命博物馆	122
卫生博物馆	122
观星院	123
农业博物馆	123
反宗教博物馆	123
瓦司聂错夫油画馆	124
皇宫	124
中国城	125
阿斯坦基梅别墅	125
拉住莫夫斯基别墅	126
乌滋阔耶别墅	126
阿尔汗日斯克别墅	126
致卫尼高洛得行宫	126
菲利	127
保司考夫	127
尼姑庵	127
列宁墓	128
救世礼拜堂	128
新耶路撒冷礼拜堂	129
动物园	129
列宁山	130
莫斯科河	130
银林	131
杂谈	131

旅俄日记

自序

自吾居俄以来，同游诸君子书其旅行所得以问世者，为曹君谷冰之《苏俄视察记》与王君月波之《苏联五年计划成功史》。谷冰之书简而趣，月波之书瞻而详，二君观察之精审、记载之翔实，吾弗如远甚。今出吾三年之中走笔所及以祸梨枣，非欲踵二君之后而争一席也，特以海外飘流积月累岁，闻见所在、思虑所及，偶尔涉笔，浸以成编。在他人视之，固如嚼蜡之无味；在个人视之，则如旧梦之重温。爰假手民之力，以省抄胥之劳耳。抑吾固非饰词以伪谦也，吾书之不足存，吾自知之：凡所记载，仅及个人，鸡虫得失，无关国事，是其一也；道听途说，无暇则止，原稿散佚，间断尤多，是其二也；不谙西语，兼乏强记，人名、地名以意拼识，不惟音训多误，抑且后先不符，是其三也。斯三蔽者，吾所自知，益以取材之杂、文笔之芜，人覩吾瑕，当逾千百，印而存之，抑以纪岁月、资谈笑耳。《日记》兼及欧西，署曰“旅俄”，从本旨也。《旅话》则二十年冬日在俄未完之稿，时异事殊，仅增附注，凌乱简漏，不可爬梳。末附“杂谈”数则，略伸鄙怀。苏俄经国万端，纲举目备，凡吾所书限于耳目，管窥蠡测，无当宏达。若欲覩彼国之真相而为吾人之借镜，则有曹君、王君之书在。癸酉端阳节，蔡运辰识于津门。

1930年5月至12月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一日，中国代表团由哈尔滨首途赴莫斯科会议，余备员秘书。辎车既成，而全权代表莫公适于四月二十九日抱鼓盆之痛，因不欲变更行期，遂于五月一日晨厝莫夫人柩于极乐寺。此数日中，各机关、各法团纷纷饯行，莫公每日出则绮筵酬酢，归则缙帐凄凉，别成一种悲壮景象。余暨同人日随莫公预陪盛饯，部署公私事务，昼夜无暇。行前一夕，莫公召集同人，宣布到俄五种禁约：一口冶游，二口酗酒，三口言语不谨，四口衣履不洁，五口购买珍贵物品。同人是晚多登车，余夜半再至莫宅，拟候至早三时随众送殡，嗣因拟宿车内，夜深恐途中不便，遂不果。

五月一日 连日未暇一浴，是日早六时起，与仲龄赴道外，浴毕，杂购应用物品，同饭于厚德福。九时回车，莫公旋到，率全体同人（计专门委员刘绍周、李逸荪、屠鼎孚、王念劬，秘书王月波、张允卿、王新章，随员孙星垣、南显一、谢仲擎、崔淑言，书记官吴玉如、冯申甫、齐仲龄、陶香圃、孙素贞，外交信差傅肖岩）在贵宾室与各界送者略事酬酢。十时二十分，专车启行。送者约万人，车轮甫转，群呼“外交胜利，为国争光”，声振全驿。沿途经过地方，文武官吏、法团均到站欢送。车中与诸同人围棋、剧谈，颇不寂寞。

五月二日 早七时起，因夜间衾薄受凉，颇昏惫。八时至满洲里，官绅迎至车站食堂茶点、摄影。旋以原车驶入贝加尔铁路（Zabaikalskaia doroga），始入俄境，俄外交、交通各部派员迎接。车行后，拟电报报告国内，凡数易稿。晚观同人弈棋。

五月三日 早起病目，历试各药均无效，颇焦急。晚三时抵上乌金斯克（Verhneudinsk），随莫公下车摄影。见黄种人颇多，此地为蒙古旧京，而现在蒙人之自治区也。晚六时过贝加尔湖（Baikal lake），近岸尚冰，远处极目汪洋，如在海上。

五月四日 目疾稍愈。午后与申甫对弈一局。晚同人嘱饭车特备华餐，余出所携咸菜、泡菜饷众。

五月五日 同人拟定到俄分股办事，余得总务。

五月六日 精神稍好。午后写家信。

五月七日 自满洲里行六日，日在冰天雪地之中。今日所过，草色青青，颇有春意，以地近欧洲，天气较暖，闻莫斯科则更暖也。田间多以松柏为界，高四五尺，剪齐如墙，既正经界，亦复美观。午后抵斯威罗夫斯克 (Sverdlovsk)，下车散步，买小石盒一，乌拉岭之特产也。

五月九日 早十时，抵莫斯科，俄外交部、交通部派员迎接。车停，环堵而观者约数千人，映活动电影，以为纪念。旋由外部派员引导看视住所，莫公命允卿、肖岩及余同往。先至梅特罗普尔旅馆 (Metropol Hotel)，有房四间，一在三层楼上，三在二层楼上。又至拉特维亚 (Latvija) 商务代表处，拟分租该处楼房之半，有房六间。又至德国使馆华文部，此部为中俄绝交时德馆代办中国侨务所设，前驻俄大使馆随员勾捷三偕二洋员在内办公，月由德馆给费，向中国外部汇算。余等入室，方有华侨数人待领护照，衣服褴褛。房仅七间，勾君眷属亦寓其内，其无隙地可知。遂还车站，车停已易轨道，步行甚远。向莫公详细报告，讨论结果，认为分居数处，办公不便，决定莫公暨多数同人住旅馆，而于拉特维亚商务代表处楼房之半设立中苏会议全权代表办事处，新章、星垣、仲舫、香圃、肖岩及余住处内。惟旅馆尚须增房二间，当向外部部员说定。莫公遂于是晚迁居旅馆，同人崔淑言、孙素贞两女士继往，余人仍住车上。

五月十日 昨日与外部部员说定同往接洽办事处房屋，今日渠竟未来，电话不通，同人均甚焦急。而念劬、允卿又均染病，延俄医至，谓车中空气不佳，必须迁往旅馆。旋奉莫公谕先行迁往，余人俟旅馆有闲房始可续迁。午后三时，外部派载重汽车来，而昨日

允同接洽之人未到。余与同人自赴拉特维亚商务代表处接洽妥谐，归以汽车运物，甫运一次，值雨，勉强再运一次，暮矣。余暨星垣、仲舸、肖岩宿于处内，行李尚在车上，和衣而卧。晚渴甚，与星垣赴街购汽水，初到不识路，认礼拜堂之圆顶而行，各肆已闭，竟不能得。

五月十一日 午前与同人赴饭车早餐。雇车运送物品，先商诸载重汽车，索二百金。改雇运货马车，车夫环集站台，出多签使客掣之，得某签则某车应客，询其值，亦百馀金，稍议贬损，车夫掉臂而去，问馀车，亦昂头不应，其团体之结合，有如此者。顾载客马车则不然，每一客至，争贬价求载，与中国马车无异，是何故耶？余与星垣先归处，莫公旋到，循视一周而去。午后一切物品均由车站运来，厨役因尚待部署，仅能煮粥果腹而已。

五月十二日 早起写家信，并致周天放一函，冒雨付邮。晚七时，莫公率全体同人来处会餐。同人多日未尝中饌，食量倍增，临时饭罄，继之以粥，粥亦罄，继之以面包，初未备此，临时假之邻家，殊可笑也。

五月十三日 早饭后，与新章、咸宜赴消费公社（*Sacritg raspredelitel*）。此为苏联国立之商业机关，经政府核准购物，可较市场为廉。政府照外交团待遇昨日送购物簿来，余等今日往购糖果、菜蔬、面包之属。莴苣半公斤需俄币一卢布以上，廉者如此，不廉者将何如？购毕，与新章赴旅馆，见同人共立门外，如有所待，问之，知莫公已赴皇宫参观，余等遂乘车同往，莫公已先在。重门既辟，先至一楼，建筑坚固，所陈列者以古代军器为多，皇帝御用之服饰等物次之。又有拿破仑之石像，其高如人，乃当日拿破仑入莫斯科时亲身携来。又至一礼拜堂，日光不入，冷气砭骨，四壁皆宗教画，铜棺纵横罗列，乃历代皇帝之遗骸也。棺高四尺许，四面刻花纹，上为脊形，注某帝之名，自最末一帝戕于革命外，余均厝此。最早者为丕制之棺，后始易铜。又一礼拜堂，则历代皇帝加冕之地，

堂不甚大而极高，内有四大柱，径可盈丈，柱上及四壁天棚遍绘宗教故事，皇帝之座与教皇之座并列，而教皇之座较大，洵以宗教立国也，以视今日之拆堂灭教，能无沧桑之感！上述二堂，相距颇近，可谓历代皇帝原始要终之地。又参观世界著名之大钟、大炮，钟以铜制，高如小楼，厚处达二尺许，平置地上，已毁一缺，闻系当年悬挂不慎所致。炮口径可二尺，下叠五弹如瓮，闻铸此仅以威敌，实不适用。院中罗列小炮千馀，均拿破仑战败所遗，想见狼狈逃遁之状。出宫，与新章归处，不识路径，雇一马车，需一卢布五十戈比，实则相距甚近。晚，俄外部请全体同人观剧。在莫斯科最大之剧场，原名皇帝戏院，革命后改名国家戏院。楼分六层，金栏绒席，华灯朱幔，颇壮丽。是晚为历史剧，演旧俄混乱时篡夺皇位故事，布景逼真。晨在皇宫，曾见数皇之棺，今又观其事迹，颇可互证，惟不明俄语，强人译解，殊嫌喋喋。十二时归，因今晨失眠，夜深颇觉不支。

五月十五日 早饭后与新章、申甫散步市场，买绣花方布一幅，不知何用。询菜蔬价值，土豆为最廉，每公斤七戈比；莴苣为最昂，每公斤二卢布二十戈比。午后与同人赴百货店，略购杂物。晚饭后随莫公观剧，剧为单唱单舞，微近我国之清唱，不明俄语，索然无味。未终场，与新章、星垣先归。

五月十六日 早十时，随莫公参观阿穆（Amo）汽车工厂。厂在郊外，规模宏大，而布置未甚整洁。现在每年制车三千馀辆，按其计划，将来每年可制五万辆。厂内有工作标语曰“一人即是全体，全体即是一人”，命意甚精。工人最低工资，月得六十卢布，仅敷食用。是日有李女士由哈尔滨赴柏林求学，道出俄京，新章之友人托为照拂，新章随莫公抵工厂始忆及之，而不便独归，参观毕，匆匆赴车站。余归办事处，李女士已到，乃命庖人治饌。少顷新章来，同饭后，送赴车站，坐谈多时。车中有某女士，系赴巴黎求学，与李女士结伴。青年女子负笈万里，毅力可钦。归途买风景信片

甚多，将以此写家信，俾略见此间景物也。乘电车环城一周，为时甚久，颇困惫。归寓晚饭后，捷三邀看电影，辞不往。

五月十七日 与新章、肖岩、申甫同访捷三，遂同游救世礼拜堂。此为莫斯科最大之教堂，在世界各大教堂中有相当位置。堂内墙壁悉饰砬砬，雕刻、绘画皆前代名手所为，精妙绝伦。闻初建时凡三易图，第一、二图皆意匠深微，有人谗于俄帝，遂罪之，而以第三图兴工。工既竣，复悟前二图之佳。今三图均铜制张壁上，完好无缺。余与同人周览室内毕，复由旋梯升其巅，高数百级，金色圆顶五，光华灿烂，莫斯科之建筑，无更高于此者。去城数十里，四顾烟雾蓊蓊中，有灼灼金光者，即此顶也。登临之顷，天风浩然，阊阖参差，悉收眼底，诚大观也。闻建斯堂时，凡役万五千人，经四十年，糜千五百万卢布，宗教之力大哉！今虽易代，入者仍必脱帽，且有教士按时举行礼拜，不过堂内礼拜时，堂外辄有人作反宗教宣传耳。出堂，往游动物园。园分为二，隔道相望，一园鸟兽皆在笼槛；一园磊石为山，隔以深涧，畜熊罴虎狼之属于山内，可以下涧饮水而不能越涧噬人，游人隔涧观之。此法颇能使各物得遂其生，胜于笼槛多矣。两园占地极广，且行且览，足为之疲。时已过午，乃购茶点食之，并买动物照相明信片多种。园中多枫，余戏谓新章曰：“俟九月新霜，我辈必来看红叶。”新章曰：“将留至九月耶？”余曰：“未可知也。姑留此言，以为息壤。”出园乘电车，车行甚急，新章、申甫竟未及登，余等先至一站候之，良久始至。捷三归寓，余等归处。侍者报莫公由电话召余多次，并索邹海滨所著《二十九国游记》。此《游记》余在途中已面呈莫公，留在车上，斯时不欲往取，申甫尚存一部，乃从而假来。又问厨房有饭否，因午餐已过，余等尚枵腹也，厨房答无。余乘车赴旅馆，莫公已他往，仓促忘携《游记》，归处取之，见同人共食面包，余亦就食。而莫公以电话来催，匆匆再往，莫公交办数事，归处已六时矣。饭后甚倦，旋就寝，而仲龄适译电报，同人往来，不能成寐。

五月十九日 早饭后，赴旅馆，新章同行，在外室候余公毕偕游。而是日事繁，至午后二时，新章不耐而去。莫公赴饭车午餐，余守候无聊，自赴街市散步一周。莫公归，又拟数稿始回处，已晚三时矣。饭后再赴旅馆，新章五时亦至，候余甚久，公事毕，同游中国城。城在莫斯科中心，女墙高底，完全华式，华人名之曰中国城。或曰往年俄人纳款于华，华人城以居之，殆不足信。城内商店不多，皇宫及列宁之墓在焉，七时回处。

五月二十日 早饭后，莫公召集同人在旅馆会议，余往参预。午后三时，莫公晤苏联代表喀拉罕 (Korakhan)，作第一次之接洽。余回处午餐，四时又赴旅馆，莫公已归，讨论多时，撰致国内数电。晚倦甚，和衣假寐。夜半一时，仲龄呼余解衣，余渴思饮，两至厨下，始觅得水。

五月二十二日 早饭后赴旅馆，遂与新章、淑言同游中国城内，复由旅馆回处。同人皆得国内来信，余独无之，不胜闷闷。余自出国以来，尚未接家人或友朋之一字也。日内肖岩回国，写信二封，托为到哈付邮。

五月二十四日 早十时，随莫公赴郊外参观格卢霍夫 (Glouhovo) 纺纱厂。距城约一百二十华里，汽车行三小时，经过长林丰草，浓翠扑眉。乡村房舍，皆以玻璃为窗，油漆饰壁，如入画境。抵厂，历观制线、织布、染色各部，每日可出布六千匹，规模宏大，惟设备不甚整洁。厂长治饌款待，以距市远，客来仓促，仅有鸡子、咸鱼。是日出城时，同人以为少时即归，遂未早餐，是时已晚六钟，食之甚饱，甚矣饥者之易为食也。

五月二十五日 代表团接俄外部来函，说明根据伯力记录开会之意。晚，伊兹马衣罗夫 (Ismailoff) 请莫公暨同人观剧，余以不明俄语，辞不往。由哈临行时，乌滴声赠余自来水笔一枝，到莫以来，常悬胸际，今日遍觅无着，始忆及昨晨曾由旅馆赴莫斯科多罗科 (Mostorg) 购物，人甚拥挤，必彼时为人所窃。允卿乃言渠

往年来莫斯科，一月之间，失去自来水笔三枝，盖悬外襟，未有不被窃者，此诚罕闻之事。忆莫公到俄，初与某国大使会晤，某国大使谓莫城多盗，君宜慎防，前者敝国某君来此，曾被盗云云。莫公以此语碍及苏联与某国之交谊，未肯载入日记。虽然，余向阅某国人所著关于苏俄之书，内称莫斯科一城人口二百万，有小窃二十万，则莫城之多盗，久有统计矣，余于失笔乎何尤！

五月二十六日 至旅馆讨论公事。俄外部有函来，欲换回昨日之函，余主张将昨函拍照后交还，实则两函意思相差无几也。晚，喀拉罕宴莫公暨同人，不惟肴饌丰盛，即面包之精洁，亦市间所不睹。余因茹素，饌至检择食之，余惟默坐。十一时归至旅馆，又回处取公文，再至旅馆，已十二时矣。一时回处就寝。

五月二十七日 新章近日聘俄女妮娜(Nina)教俄文。是日余由旅馆归，与新章暨妮娜同游油画博物馆，珍品罗列，仓促不能详观，三时回处。晚阅报载徐逵九新任和龙县长，作函贺之。

五月二十九日 午刻，莫公访喀拉罕。余乘暇与逸荪、念劬、仲擎同赴市，逸荪、念劬各购杂物，余欲照相未果。午饭后，与仲龄、香圃赴市，买磁器数件归处。又赴旅馆，莫公已见喀拉罕归，意颇相左，约定互阅全权证书副本，喀旋以副本送来。余拟电稿报告外部，回处午餐，携电稿译发，而副本译文遗在旅馆。莫公原定于午后在处讨论此事，方拟往取，而莫公已至，催阅甚急。余不欲直认忘却，乃托言回室，由侧门出，乘莫公之汽车，驰赴旅馆取之，到手即返。至处，车停未稳，余开门欲下，车又前进，触门于路灯铁柱上，玻璃未碎，而转捩处稍损，车夫絮咕不已。余不暇顾，急趋入室，而莫公及各委员已列坐以待矣。余稍喘息，出门视车，车门已不能阖，车夫曰：“败矣！”余曰：“子盍稍稍整理，令其可阖，俾莫公乘之回旅馆。明晨觅匠人收拾，需费由余付给。”车夫乃出小锤锤门，门遂可阖，固未大坏，彼故意束手为难耳。

五月三十日 午后同星垣、香圃赴街照相，连拍数张。晚，浴

后颇惫。

五月三十一日 午后与新章赴库斯多罗科 (Koustorg) 买木制烟盒数事,以备回哈分赠友人。甫回处,莫公以电话来,遂乘车往,至晚始返。

六月一日 是日为旧历端阳。匆匆一饭,即赴旅馆,拟邀仲擎赴街摄影,以为纪念,鼎孚亦愿同往。时已亭午,莫公有事召余,遂不果。午后,莫公赴车站,仲擎与同人赴照相馆,余同往,意绪不佳,仅摄一四寸小影。归处饭后,莫公亦至,召照相师来,同人合摄一影。

六月二日 午后,俄方邀莫公暨同人观初到莫斯科时所摄之电影。银幕既张,情景逼真,始于俄司长赴站迎接,终于允卿、肖岩暨余登车往看住处,毫发毕现,可发一噱。

六月五日 午间与月波、仲擎、咸宜、申甫散步中国城内,购纸制镜框一,价才四十戈比。午后无事,与同人聚饮,有醉意,颇惫。屡次戒酒,竟复蹈之,酒之难戒,竟如是耶!晚,莫公来处与同人会议,夜半始去。

六月六日 晚接金伯衡电,询宣传方针,并谓南京政府已宣布外交经过,遂拟电转询南京。仲龄竟夜翻译,天晓始寝。余为所扰,亦屡醒。

六月八日 莫公昨晚谓今日南京必有电来,命仲龄及余携电本至旅馆等候,遵时而往,仅伯衡来二电:一致莫公,一致余。致余之电与前日来者相同,其电局重拍乎,抑伯衡因无复电而又发一通乎?遂复一电。晚,刘君、毕君回国。二君皆东路职员,奉命来欧参加铁路联运会议,从事月馀,今日始返。余暨同人赴站送之,并写一家信,托带至哈埠付邮。归乘电车,见数大商店,默记其处,拟明日往观。晚,莫公在处会议,夜半始去。

六月九日 赴昨日电车经过之地,买玻璃碗四,粗制之品,价仅五十二戈比。晚接家书,知家中一切平安。